





對山集卷之八

雜著

史論一首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  
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  
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  
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  
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眚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  
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詞爾曰若盡誅之  
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

對山集卷之八  
史論一首



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  
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  
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  
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  
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  
之漸篡弒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  
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  
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  
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盖元兇首罪必  
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

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  
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  
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聲  
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  
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  
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  
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  
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  
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  
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



者憂其家之爲崇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馱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崇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后能也况於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爲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紓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管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悖悖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其知其突而視之乎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以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母友



不如已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蓋愈於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蓋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曰惟反反焉以道而責我我惟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彼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有我也

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爲之區也故曰憧憧往往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徒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爲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



褻狎媚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  
十人居之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  
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  
之音有弗爲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  
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我有弗屑也使五人咸  
亡焉日與后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矣故吾爲甚  
懼焉榆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  
自求也

詰客論

客曰墨子之悲乎絲之染也僞而已矣凡異端者皆

務危論駭人如墨子之說則墨子將自不可以行墨  
子之道也且墨子之衣豈盡素耶其事爲豈盡其本  
耶從墨子之道則可以棄冠裂服破其宮室裸而逐  
露而居者止是非墨子之行矣是則僞而已矣康先  
生曰墨子之言信僞而已矣然固有其指其指曰夫天下  
之色不齊染之於其青則亦青而已矣染之於其白  
則亦白而已矣染之於其玄其黃其赤則亦玄黃與  
赤而已矣是以傷乎其習之至是墨子之心也今有  
惡人者其行雖無齒也其常行而言必屢合聖人之  
指者曷也其所以審乎其故行熟也從墨子之行并



疑其言是非所以廣述聽周察博務者也今夫瞽者  
瞽者人之所共棄也至其道詩鼓瑟也則人人爭先  
聽之是豈重其瞽與瞽者也重其所道與所鼓者耳  
今之學者稱古人之法曰儒墨墨之道雖不可取也  
然而與儒同稱之矣猶之飲泉焉雖不及源而已免  
渴矣且子以墨子爲賢人惡人矣乎夫如爲惡人也  
則其言或不可棄以爲賢人則其言固不賤於瞽者  
瞽者之所道矣瞽者瞽者之所道世且以爲貴而聽  
之則吾所貴於墨子之言寧六已勝於貴瞽者瞽者  
之所道哉

述秦論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論下以爲猶齊也訑訑焉弗  
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今君王所以屬吏予黔首  
吏受令不可滯今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  
下吏蔑能汚紆旰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  
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  
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  
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興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  
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法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



逐之秦王曰唯唯其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下以繁吏吏故有以矚見君王之幽也今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鈔秦也宜重謝吏以明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聲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甘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釋客論

客有不樂其官者康子曰夫子何不樂官吾以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於官者故弗樂也康子曰異哉子之樂也使子以千室之邑治之乃所以謂能仰望於官而樂也是子之樂樂諸其食而已也夫官者食而事之者也君子之於官也惴惴如有持而弗勝矣今子不揣其事而擇其所能食亡可以自官矣古者于官之至也汲汲焉辭焉委委焉弗肯就焉曰恐鄙人不可或以僨君王之命也子以爲仰望而刻計之惟其所不豐而憂也是所以事官耶今夫事固有



不同者其抱關擊柝者雖以急其食也然不望其大且貴以多其食者以抱關擊柝之事易盡也今子所求於官者曰吾不能食也吾庶幾由是可以免吾耕耨之苦也及既官焉則曰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官也是何止於千室之邑治而有之而已者也是盡天下之物有而後慊者也故曰樂諸其食而已也客憮然曰先生之教我也我故謂不能復得仕也將由是死於溝壑之中卽以食而言也寧不至大豐然已賢於死諸溝壑之中矣樂然於官盡其心爲之遂以賢聲名其官

南嶠子陰德傳系贊

予往過鄜會羨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俸薄地寒王邦相鄜之編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也携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顧六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旣爲之棺斂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戲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溟子樊少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實慕焉爲之贊曰



繫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爲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  
忿欲斯乘既窒且枯至德以傾達不舉職殘物釀名  
窮罔思義違天取盈比之南嶠殆且蛆蠅聖人致曲  
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復克牧此大邦下民是承  
顛連困爵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亨惟君不貳  
惟行斯真 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敷洪化易如建  
瓴勝殘拯溺世萬其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迎言不盡  
意但發厥聲

王汝鄰字說

河東王君世相舊有字矣或以爲不切於義予客暹

谷君從河東來訪予因易之曰汝鄰書曰臣哉凡人  
臣皆以輔翼厥辟爲職有 鄰之義焉生固學以待用  
者安知他日用之於官者不有取於鄰之義乎吾聞  
君昔遊京師嘗友乎天下之士於凡所以輔翼匡直  
之道講之熟而勵之志者較乎精矣又安知他日不  
爲輔翼匡弼之臣而已邪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均與有天下之責焉故字君曰汝鄰欲顧名思  
義若大學之教必以鄰爲職分所當爲也君勉之哉  
茲吾先已望子之自鄰其身者何如耳天下之事蓋  
未有已不能鄰而能鄰乎人者也君勉之哉



徐伯傳字說

夫丈夫之生亦大矣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使當時誦其美後傳其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山東古鄒魯之區也而廣川由漢唐以來論士者莫能與京馬徐生生乎其間其所得於山川之秀要不殊於古之諸君子今且誦詩讀書以樂乎周公孔子之道顧肯不以丈夫自待哉予以先人之事來函谷邂逅於君覩其人聞其言蓋信乎鄒魯之產也翌日生以舊字不切於名請予易之因謂之曰昔陳先生以芳名于者豈無意於子哉蓋嘉子天資之美而欲子流馨於世也故予今易以伯傳言欲子允篤厥履以自播乎其芳也夫愛千金之產者心思所以守而勿失且以傳之於子孫顧於其身弗若焉此鄉黨中人不爲也况誦詩讀書以樂周公孔子之道者哉生乎其思所以傳焉者可也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臣等伏蒙

敕旨令畫寧夏事宜臣惟諸司所論但係一偏未盡事體錙等既戕害守臣推立寘鑄逆事已著若從寬減待其自消理既無事猶難訓方來各鎮以此承之



又將心矣可雖

陛下不忍生靈之厄亦必出師務盡勦絕以斷萌蔓  
誠不宜如此之議輒俾城壞自貽來悔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臣等前日所論寧夏諸事務在勦絕元兇者緣見被  
害守臣雖畧施行欠當要未大為不道以絕衆心今  
法度又弛網維失序各邊之人萬一相視倚藉陰濟  
兇私人何為禦故務絕根本以靳方萌然猶醫之治  
病之標也而其所為病者臣以倉卒未之及今孽者  
已平心者悉獲標病少愈矣雖可坐視無事不治其

本也伏惟

陛下察之

祖宗制為法度以整齊天下之衆至嚴有理也至順  
有實也至詳不亂也今日執事之臣乃一一取而紛  
更之使天下之民若瞽矇其耳目無所視聽持守視  
朝廷官屬若視大盜橫兵此何以計也夫其悖理傷  
道者臣難以徧舉也藉沒之令非謀叛及大逆不道  
者開國以來未之或行也今軍民之家有放債於  
官者及行使低銀及銀匠傾造七八成已下者一切  
罪以藉沒此其情有可怒也而輒罪之如此前者侍



郎錢鉞特請王府祿米以便河南之民耳乃爲擅廢成法沒之都御史強珍之子卽射利賣鹽土民有力者悉可自行亦何必勢要之後也乃並夷其先臣之墓沒之尚書秦紘歷事累朝功在社稷以勲以舊以貴以賢八議有其四也其子置樓禦盜比關東軍民但有資貸之家皆爾也人告其爲倣效內制沒之不  
知此三家者爲謀叛律邪謀反大逆律邪爲使在廷之臣非人類不念其身其子孫則亦已矣苟或念之將不自靳其忠愛之志耶

陛下又何恃以爲治也侍郎王儼給事中任良弼一

爲查驗內庫陳布一爲陳言雜支陳布以恤民情皆當時親見其弊覈知其實者也顧其意豈今歲歲如此以傷內庫之財哉乃悉責令遠戍遼外蕩析其骨肉此比真盜內庫之布以爲已有者何如也平江伯陳銳功臣之後世有免死之券以怠慢校尉誣刺多贓遠戍瘴地遺其老母徹夜悲號聞者墮淚於喏更相扼腕死罪尚可赦也而贓罪乃如此邪又都御史張鼎侍郎馬中錫劉憲劉纓張泰崔巖等俱以巡撫地方查有浥爛剩餘糧草執繫來京備辱萬狀復責倍償轉折數番若制狗馬人不忍見劉纓崔巖張泰以



有人幹請得免其償而幣中錫等鬻破產業沽易子女折挫數年乃克歸放然猶未也劉憲何罪至於杖殺獄中出屍狗洞蟲集於膚衣不被體婦人女子兒童走卒見之未有不掩鼻呼天樾曾喪氣者也夫理財足國有經紀之道一定之法也卽有侵盜守主者之賊也而以重困大臣哀辱豪傑彼豈斛斛而量錙錙而計邪今有事於糧餉者皆巧避文法之誅而厚爲欺罔之計求其數曰已支放盡絕也視其倉場則洞然空也昨使寧夏之役尚未安帖則靈州花馬池近寧夏諸路又何以居士卒而俟甘不賊也夫執事者

之志豈不精也法豈不厲也而顧交相欺罔不若其所圖欲以克之適以空之欲以固之適以散之若爾數年則

陛下之事又可知也

祖宗之於國計其慮顧豈不若執事者之精也每不  
過求於人情之外者誠以其所有難也父命子以貨  
而爲之子者尚從而私之况乎非有父子之親者惟  
祖宗深知其必至每事輒過爲之備以但責其適用  
勿乏而已故財恒克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夫財恒  
克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雖三代之聖王惡可加也



剩餘之虧折固非正數之減少也。涖爛之所亡固非  
侵欺之可比也。爲按察者稍以責之，監臨主守之人  
尚以爲甚酷也，而以加諸巡撫之大臣，此何以爲辭  
也。今執事者之子弟皆高官厚爵，過於功勳才德之  
臣萬萬，彼嘗有何功，何賢也。執事者日惟不足，又徧  
求其疏遠之子弟，官之奴，匠服事親治而相私者，官  
之聲勢所至，府部大臣莫敢正目也。彼以言官薦舉  
骨鯁之臣，謂爲出位而厚譴之，此何爲也。文書有徧  
審之謬，消注有錙銖之差，卽詔繫而廷咎之，削遞其  
職，哀沮其命，至不計公私之罪，千石百石之罰，勒之

遠至邊服，蕩其故業，使不保其妻子，父母古之人，察  
其心而體之，猶恐其莫肯爲用，而又爲之奪耶。今官  
自六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七十兩，二品以下，歲  
祿之入計不過三百兩，而居室衣服男女俯仰之類，  
交遊餽遺之接，皆是乎取之。廉直守法之士尚多，妻  
子之相怨，而又以罰耶。夫功伐之臣守其世業，恐墮  
其先德，姑爲隱忍以保全其官職也。而才德之臣乃  
見行可而仕者，蒙被衰抑之辱，如此，彼豈不欲卷而  
歸耶。執事者又以他法拘制其命，脅之以必死，鉗之  
以無怨，故身在朝堂之中，如厝烈火之上，又安有精



白心以對

陛下之職業也其頑鈍無耻者又從而竊附執事之門逐聲馮勢自固其身恣率其情罔循朝度嚮獄貴官妨賢害正無所不爲無有不至而執事者反以爲賢而數薦之

陛下陛下亦且信其賢而用之凡所以壞

陛下之事誤朝廷之政者皆此輩與執事者爲之也頑鈍無耻者用事於上而才德之臣扼志於下欲天下之不亂惡可得也軍民雜處京師固以

陛下天下之主萬民之父母也執事者百計而逐之

京師之民無有不怨望

陛下以爲

陛下知而使之然也而執事者之門逋臣逃民靡所不有又未見其有能去也私門之姦亡以爲制而來集之民反以爲賊虜而疾驅之

陛下何以主天下也民固有以先世移徙及戍衛京師者其稱述故甲者示不忘祖也乃離析其親戚墳墓逐歸故鄉若民人臣出境外交結仇虜之徒而財帛子女一切蕩失雖桀紂之世亦未聞若此也豈盛世之事哉在逃軍宦以主管之官剝削太甚而執事



者不責主者之惡反連坐親戚鄰佑之罪京師之人雖同戶莫之知其誰也而又責之親戚鄰佑之遠其相聚而詬怨之夫豈其無狀也古之人彌盜止姦刑其所故爲而原其所不得已今之盜者乃盡其不得已也乃不自其不得已者爲之區處安輯一切不問小大強弱但有盜者卽全徙其鄰佑親屬之人彼鄰佑親屬者何罪也茶鹽之利民之所必用

祖宗立法但以禁其甚耳今不問升合多寡卽有犯者並要文引左驗彼升斗合勺皆可以有引也故天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圖變懷亂不肯馴順固

非百姓之罪也今在外而治民者畏懼執事者之禍已厚求於民以結其歡而橫暴之斂歲無寧日而朝廷又以嚴刑峻法陰伺其後古之欲民之信法尚數數申詔使之自改而乃陰伺其後以必中之此雖申商之慘刻不爲也而以

陛下仁聖之世哉古人之言平易近民又口用其一緩其二今京師亡用之人溢

祖宗額制之外者不下百數十萬坐食東南之財而不知檢方且務爲征斂以赴其用設有姦回不軌之民如勝國時陳友諒者



聖訓  
卷八  
陛下又將早辭以假運耶邇自丁卯以來今日督造  
明日催織又明日採取使者相望於道未有空歸者  
也東南之民顧豈皆甘心耶直朝廷靈聖懾伏而不  
變耳卽一旦有徑澤之警

陛下總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哉臣故以善處寧夏  
之事猶醫之治病之標治之固安不治雖病不死而  
此數者則致病之本不亟治當在膏肓不病亦死亡  
可救也臣等世賴國恩有主辱臣死之義故不復忘  
諱輒布愚衷伏惟

陛下察之圖之千金之家尚百方保護恐失其業而  
陛下所承之祖宗者盡九夷八蠻之域皆所有也奈  
之何坐視其弊而不救之豈不深可惜也今天下之  
心雖傷而未失也

祖宗之制雖紛更而具在也英雄豪傑休骨鯁修直之  
士雖廢格擯斥而猶存也

陛下一旦勵精爲之則是數者舉集而湊矣失此不  
治非臣之愚所能識也

鑄錢議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爲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  
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爲便錢



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之不繼姑權宜爲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柰何可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克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惑以爲將廢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爲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朝廷卽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靜而無所擾則蠮螋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

是急今以鑄錢號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盜爲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况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卽使易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爲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竭丁運大起且不足繼况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



於用今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  
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  
司必將別爲之所夫苟別爲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  
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窮之不克常賦所入尚煩  
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  
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  
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  
即使畏法勉從倘盜鑄之令殺人繁多 朝廷不忍  
百姓之死革新錢不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爲誤  
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守止竊恐法之

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爲  
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爲尤重者財足用自有經畧固  
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則時尚得  
已非臣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與王秉衡論易置狀夫事宜

計事者誠貴揀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  
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  
纖眇彼以倉卒小慧謂可盡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  
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



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於今未平也而北地上  
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剥樹膚發草穀以爲食寧夏雖  
新淨逢蠶一被狼藉倉廩虛盡矣延綏甘肅諸鎮虜  
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攬運者不得輪送其害蓋數  
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  
軌靜不思久遠妄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  
彼固飲藥昏耗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  
與兄計夫城北之闔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  
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  
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

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  
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軌事者何  
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  
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卽承命者未必  
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  
曰卽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  
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爲此而已今軌事者  
徒以遵官崇階握恃朝命抗馱群列悉取其約束而  
更之罷狀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  
者食以精廩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



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爲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崢崢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蕪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

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爲力差筭耶此雖盡誅其戶采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爲善者世之所指爲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



未之入而彼先爲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爲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劍也史記所載除犖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爲武者况今日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爲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爲爲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

危國亂邦辱君臣愚士之未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彌盜非愚則痼矣况於此何不急爲之圖以安其衆比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藉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於著效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



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  
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馴  
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  
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卽又萬不  
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爲亂此孟子所謂  
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  
伏放下甘爲人役有火盜小警則趨順掏摸無忌親  
故甚至因才而異父也若教之爲兵資其食力養藉  
以藝有小寇卽亦可以小有勦績大寇至劫仇姓殪  
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

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  
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  
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闡  
闡悠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萬之命  
乎

與姜武功計處樊仲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寢愛比之更  
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煩亟爲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播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卽以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卽至境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  
下場操演昔種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  
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  
斂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卽送官查  
究遇夜有公差人云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  
索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  
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夥入不得不  
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每  
人以三五斗爲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

把火藥銃模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遽近矣一再擇  
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爲群伍除大密村鎮自爲防  
守外其眇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  
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勅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  
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  
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爲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  
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  
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法全功可致  
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旣令衣着整齊器械精好矣仍



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  
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  
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  
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  
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  
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  
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  
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凶奴可也况無習  
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堞者待其功完放回  
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  
先逐名點開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  
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擔  
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喻以軍法從事令  
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人而遠近皆齊矣  
點視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  
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  
不至怵惕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  
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  
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  
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地方孽人興亂邇者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  
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爲大言更無忌憚當塗君子  
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  
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酉時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  
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  
爲策州一破賊勢逢起素被蟲惑之人觀其行事罔  
刃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  
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  
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

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  
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計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  
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  
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妻帑寄居則郿縣東南鉄爐菴  
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蓋  
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  
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狐教妖人何啻  
萬數所視以爲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  
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爲之計萬



一賊勢復合卽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爲出給告示隨處張掛將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伸妖術術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爲賊黨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伸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卽許免其脅從之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伸等經過地方曾與做造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焰薰赫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

男子爲賊捉挈割髮塗面及著名賊簿哄誘脅從者原係被賊威劫之輩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能改悟走回許自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伸等不拘斬首生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逐官庫矣一立賞植信所以勵勇敢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不身對賊鋒以新收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走



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地  
方牽來報官姜令即便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兵  
繼至從列渡徑去雖因往來鉄爐寨熟知道路淺  
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數百  
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西  
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馮熟隱匿若出給曉諭  
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有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  
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  
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  
向既專而隱匿之亦多親踈靡諱不十餘日自受自縛

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也  
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廻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  
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  
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踈使賊果如今日  
鳥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  
何以爲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鉄爐寨寨抓探賊輩何在何  
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檢于鞫  
令其多方訪邏勦捕鞫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  
敢轍同賊謀抑且別爲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  
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



嶽險旣所不閑兵事倚伏又安有見自寶雞至鄠縣  
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  
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  
發宜密行寶雞把塞隘口截其西奔兼移蓋屋揚兵  
致邏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  
有淺窄可以例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口仔細  
隄防不許擅便放賊比渡乃徐陳師厭境依前明加  
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  
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  
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

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奉一飲一  
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即便跪請留福  
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  
倘蒙留侍枕席卽爲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  
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爲何官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  
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旣希有官祿志豈  
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畧  
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爲之所藍公星夜  
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  
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



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聚貨通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萬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縣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閉口不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申達上司但摘其爲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氏將曰彼嘗昭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呼稱爲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旣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

各處鄉村鎮店屯寨軍民人等寺急爲修建垣堡立柵

置兵警至

則

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

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

馬四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刺慣熟之人比之此輩

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不見彼

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

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劫奪財物若不反覆曉告

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

及乘機之賊并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

易獲而內地復難驚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



慎也

答德克上書

白七弟昨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卽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歡酒數盃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對山集卷之八終



